

專門以外的工作

魯迅譯

日本鶴見祐輔作「山水思想人物」之一

一

思想是小鳥似的東西，忽地飛向空中去。去了以後，就不能再捉住了。除了一出現，便捉來關在小籠中之外，沒有別的法。所以我們應該如那美國的文人訶桑（N.Hawthorne）一般，不離身地帶着一本簿子，無論在電車裏，在喫飯時，只要思想一浮出，便即刻記下來。

要而言之，所謂人生者，是這樣的斷雲似的思想的集積。

二

我想，思想和我們的實際生活之間，彷彿有着不少的間隔。也許這原是應該這樣的。因為我們的生活，是想要達到我們所思索之處的努力的繼續。然而即使如

此，思索和生活之間，是應有一脈的連鎖的。而社會思想和社會生活之間，尤其應該有密接的關係。但事實却反是，我們常常發見和實際生活相去頗遠的社會思想。有時候，則這思想和實生活全不相干，而我們却看見牠越發被認為高尚的思想。而且大家並不以這樣的事情為極其可怪，是尤使我們驚異的。

三

但是，仔細一想，也可以說是毫不足怪。人類之于真實的意義上的自由，是從來未曾享過的。常在或一種外界的壓迫之下過活。所以我們就怕敢自由地思索，自由地發言。這傾向，在所謂專制政治的國度裏，尤其顯著。因此在專制政治的國中，我們不但不能將所思索者發表，連思索本身，也須謹慎着暗地裏做。尤其是對於思索和實行的關係上，是先定為思索是倒底沒有實行的希望的。于是思想便逐漸有了和實生活離開的傾向；就是思索這事，化為一種知能底遊戲了。所以閱讀的人，也就稱這樣的遊戲底技巧為高遠，越和實生活不相干，

就越受歡迎。英國的自由思想家約翰穆勒所說的「專制政治使人們成爲冷嘲」，就是這心境。

四

此外也還有社會思想和實生活隔離的原因。這就是思想這事，成了專門家的工作。因爲我們的街頭的生活，和所謂思想家的書齋的生活，是沒交涉的。我並非說，數學和天文學應該到街頭去思索。我不過要指出社會問題和倫理哲學問題等，只在離開街頭的書齋裏思索的不健全來。

我們在今日，還歎賞數千年的古昔所記述的古典的含蓄之深遠。這就因爲當時的先覺者們，還不是專門的思想家的緣故。所以那思索，是受着實生活的深的教訓的影響的。那文字之雄渾和綜合底，也可以說，也自有其所由來之處。

五

我們通覽古來的社會思想家，而檢點其經歷，便可得頗有興味的發見。稱爲東洋的學問的淵源的孔子，在

壯年時代，是街頭的實行家。稱爲西洋文明之父的亞理士多德，也曾和亞歷山大帝在實際政治裏鍛鍊過。雖有各種的誹難，而總留一大鴻爪于政治學說史上的瑪基亞惠利，是過了長久的官吏生活的人。經濟學家的理嘉特是股票商，英國政治學者中的第一名培約德是銀行家。此外，則如英國自由思想家的巨擘穆勒是商業公司的事務員，英國的文明批評家馬太亞諾德是教育家等，其例不止一二。

在這里，我們就發見深的教訓。就是：凡偉大者，向來總不出於以此爲職業的專門家之間。

六

這是因爲專門家易爲那職業所拘的緣故。在自己並不知覺之中，成功了一種精神底型，于是將開開心眼，從高處大處達觀一切的自由的心境失掉了。所謂「專門家的偏狹」者，便是這個。歐洲戰爭開始時，各國爲了職業底軍人的偏狹，用去許多犧牲。又如俄國的革命，德國的革命，那專門底行政官的官僚的積弊，也不知是

多麼大的原因哩。學問的發達，亦復如此。從來，新的偉大的思想和發見，多出於大學以外。不但如此，妨害新思想和新發見者，不倒是常是大學麼？踞於所謂大學這一個狹小社會裏的專門學者，在過去時代，多麼阻害了人類文化的發展呵。宗教就更甚。人類在尋求真的信仰時，想來阻止他的，不常是以宗教為專門的教士的偏見麼？

我們雖在現今，也還驚眺着妨礙人類發達之塗的專門家的弊害。而且以感謝之心，記憶着這專門家的弊害達到極度時，總有起而救濟的外行人出現。劃一新紀元于英國的政治論者，不是一個銀行的辦事員培約德的「英國憲法論」麼？以一新方向給近代的歷史學者，不是一個藥材行小夥計出身的小說家威爾士麼？而且專門家們，怎樣地嗤笑，冷笑，嘲笑了這些人們之無學呵。但是，世間的多數者的民衆，對於這些外行人的政治論和歷史論，不是那麼共鳴着，贊同着麼？

一九二〇年的初夏，我目視了英國勞動黨將非戰論

的最後通牒，遞給那時的政府，以阻止出兵波蘭的外交底一新事件的時候，以為是世界外交史上的一大快心事，佩服了。那年之秋，我從巴黎往倫敦，會見英國勞動黨的首領安瑪司時，談及這事；且問他英國勞動黨的外交政策，何以會有這樣的潑刺的新味的呢？安瑪司莞爾而答道：——

「這是因為我們用了新的眼睛，看着英國的外交的緣故。」

以新眼看外交，在他的這話中，我感到了無窮的興味。英國勞動黨的生命之源在此。他們是外行人。

因此，我對於專門底思想家以外的人的思想，學者以外的人的學問，軍人以外的人的軍事論，官吏以外的人的行政論，是感到深的興趣的。大抵陳舊的環境，即失了對於人們的精神，給以刺戟的力量。在慣常的世界裏，一種頹廢的氣分，是容易發酵的。我們為從這沒有刺戟的境涯中蟬蛻而出起見，應該始終有十二分的努力。而且對於從這樣新境涯中出來的思想和發見，也應

該先有一種心的準備，能給以謙虛的傾聽。倘有了那樣的大模大樣的居心，以為專門家坐在高的玉座上，俯視着外行人這地面上的勞役者，是不對的。在世間日見其分業化，專門化了的現代，就越有更加留意于專門家以外的思想的必要。

（未完）

『理智建築在感情上』

天行

（夢之十一）

分別了十多年的高等小學同學竟得在一個學校裏同事，我和秉衡，兩人都格外高興而親熱。那學校的所在，並沒有什麼可以給我們消遣的；每日晚飯後逛一趟大街，每星期去一次陽春池洗澡，其餘時間除了教書，我們就『茗談』或『醇談』。

喝茶是常例，酒則偶然，也不過葡萄一類的甜酒。我們談的大部分是小學裏的往事。當往時輕忽的過渡了的事實，經過了回憶，經過了復述，在心境上另有一種愉快；這種愉快說不上什麼苦樂，因為說的事實無論是

悲愁的或是歡欣的，我們所得的只有愉快。愉快好像是身體上的一種適意而已，自然生出的；一經尋求，便成了難能可貴的神秘；過於勉強了，大約不免流成奢侈的享樂。

有時我們談論人物，以及各個自己。秉衡是很有經驗於世路的，我總說他是『適可而止』的態度。他並無法可以否認，却很想避免這四個字的評斷，其實這於他是並無什麼不合式。『適可而止』的處世態度，看來有些『爲我』，倒是一件很要感情駕馭的難事。這苟且因循的人，他沒有主見，談不到『適不適』，更談不到『可不可』。等有『所適』的主張，又有『其可』的節制，然後還要有『能止』的感情，是如何周折的事。雖然，世間一切緣於『不獲已』，才有這社會關係；而這種『適可而止』也就是一種『不獲已』了。所以，有些人不獲已而不獲已，有些人不獲已而適可而止，是非之間，就生出主奴之見，演成了悲劇或喜劇的人生。我很難養到『適可而止』的消極而激烈的工夫。

我以為最和平的人是積極的人，是那些不獲已而不獲已的人。他們往往爲了漠不相關的事發生感情上的痛苦，以至於身體上的痛苦。我們看，他們縱然能順利的到積極的成功路上去，總敵不過破壞的力輕輕的一挑刺。積極的人是他不獲已的感情受了不獲已的理智啓示，在那裏生活。國粹中去找，我們可以用「義」字來代表。所以，由於他自己感情的不獲已而教他理智向不獲已的道路走的人，就是積極的酷愛和平者；他們的武器只是個「義」字，——最好還說「不獲已」。只要能教「不獲已」不使人們情不獲已，我想「適可而止」者與「不獲已」者要都成了神經衰弱症的名稱。人之外有許多東西，在這裏不絕的產生「不獲已」！因此，我不覺往往也有些不獲已的不獲已。我已經說過，我說秉衡是「適可而止」；他也用他教育學者的眼光，分析我的個性，說是有兩大點，一點就是「理智建築在感情上」。建築在感情上的理智是何等的偉大，是何等的難能！他也說，這並不合惡意，我也樂於承受這個批評。

人們只知道消極的解釋，感情用事是不好的，都忘了感情作用是人或動物的天賦。慣會下定義的人說，人是有理性的動物，也往往拋開了感情。大約這樣說可以周到些；理智是建築在感情上，感情却要理智支配。理智建築在感情上是知難行易；感情却要理智支配是行難知易。理智在感情上能建築定，便是個知行合一的思想家，事業家了！秉衡說的我背上流汗！

過去的反省，我誠然太易於動感情。我偏了感情，人說我不智。我重了理智，人說我矯情。要可以不讓他們指摘的時候，我想，這只有兩條路，都從「不獲已」而去：——

適可而止，
知其不可而爲。

至於什麼「利」「害」，在不獲已的不獲已狀態中怕就不能成問題了。汗濕了我的背，在這人生的歧路邊覓覓徬徨，說什麼「理智建築在感情上！」

餓肥了我們的屍殼，免得餓傷我們「救世軍」的健

兒，讓他們有一餐飽滿的凱宴！

五，一，一九二七，光天化日樓上。

土耳其民歌

劉復譯

(六)

雖然我痛苦到這樣，
你也從沒有一刻想着要使我快樂些，
啊，我的生命啊，我的愛人啊！
我對於你是永遠預備着把我的靈魂犧牲了，
我願意做你的火把，
我把我心坎裏的光輝在你面前燃燒着；
而你呢，
你只是把我的胸膛推到憂苦裏去受煎炙，
我的血就被你這樣煎炙乾枯了。

(七)

我從來也沒有碰到你這樣的一個人，

你只瞧了我一眼我就預備着做你的奴才了；
我也猜不出你有的是什麼魔法，
你只瞧了我一眼我就預備着做你的奴才了。

(八)

你的愛情的火，
啊！我的愛人啊！
你有的是圓月般的臉，
你把我的身體燒毀了付之於東風了；
我所有的耐性都已消失，
要不給你的火燄燃燒實在做不到；
瞧！你早把我的身體燒毀了付之於東風了。

(九)

爲的是要吻你的腳，啊，我的愛人啊！
你的情人不得不直哭到身體化做了灰塵鋪在你路上！
啊，你真會磨折人！
難道你是你情人的仇敵麼？

難道你對於人生的觀念就是這樣麼？

(十)

啊！青春的黃鶯，

你爲什麼要唱歌？

是不是玫瑰花叫你把怨恨的聲音送給我，

送給我這常與悲哀爲友的一個人。

耶穌聖誕之夜

莫泊桑著 昭民譯

「唉！夜餐！夜餐！我再不想吃夜餐了！」

胖大的恆利黨波林用一種憤怒的聲音這樣說，好像

有人給了他什麼污辱似的。

衆人都笑着嚷道：「你爲什麼生氣？」

他回答道：「因爲夜餐同我開了世上最撒濫污的一

回玩笑，並且到現在我還記着一種很大的恐怖對於這個

愚蠢快活的糊塗之夜。

——什麼事呢？

——什麼事呀？你們願意知道嗎？好吧，聽我講給

你們：你們記得在兩年以前的這個時候，天氣那樣寒冷；那冷凍死了街頭上許多貧人。塞納河也結了冰，小路隔着靴底凍到腳上；大地也似乎到了破裂的地步。

我那時正要作一件重工作，因此將所有爲夜餐的請帖都謝絕了，很願意在桌前獨酌一夜。我自己吃過午飯便開始工作。但是到了十點鐘的時候，快活的思想就跑到了巴黎，街市上一切的聲音都不由達到我的耳朵裏，我的鄰人預備晚飯的聲音穿過板壁，使我很感不安。我不知道做什麼好了，我寫些錯字；我知道了在那一夜一定產生一件好的事體。

我在屋子裏踱了一會，我坐下，我起來。我感覺到這一定是外邊快活的神秘的誘力，我於是忍受着。

我叫我的女僕來對她說：「安日勒，去給我買兩個人的晚飯：蛤蜊，竹雞，對蝦，火腿，饅餅。再給我拿兩瓶香檳酒來；把餐具擺好了你就去睡罷。」

她答應了，稍微有點驚訝。等到東西都預備齊全

了，我便披上大氅出去了。

一個極大的疑問靜待解決：我和誰同吃夜餐呢？我那些女友們都被各處請去了。要找一個，應當事前就作打算。於是我想趁此時做一樁好事。我自己說：巴黎城中充滿了終日不得一飽的窮而且美的女子，她們到處遊逛爲找一個行好的少年，我願意爲這些無告者中的一人的聖誕節中的救援者。

我往娛樂場裏隨意徘徊，訪詢，吊膀子，挑選。

我並且遍遊城市。

一定，我要遇見許多尋求機遇的貧女子，但她們都是醜得不堪，或是削瘦得簡直把腳都凍壞，假如她們站立住。

我是懦弱的，你知道，我愛肥胖的女人們。她們愈是胖，我愈是愛。一個胖大的人物便使我失却了理智。

忽然，在瓦利退戲園的對過，我看見了一個面孔的側面。後來一個頭，前身兩個隆起的大包，胸前的那個非常美觀，而下邊那個則極膨大：彷彿肥鵝的肚子。我

感動了，低聲道：『呀！好個美貌女子！』有一部分兀自在我前面發亮：那面孔。

那面孔，就是飯後的鮮菓，其餘的是……是炙肉。我加緊脚步，我趕上這位游蕩的婦人，並且在煤氣燈下，我猛然轉過身來。

她是嫵媚的，十分年青，黃金色的頭髮和一雙烏黑的眼睛。

我向她說了我的意見，她毫不猶疑的首肯了。

過了一刻鐘後，我們便到了我家裏。

她走進去說：『啊！這兒真舒服。』

她用一種看得出的滿意注視她的周圍，因爲在這冰凍的夜間得着了飯局和住處。她是十分美麗的，那樣的美麗使我吃驚，並且肥胖得使我心醉不已。

她脫去外套，摘下帽子，坐下便吃；她毫不顯得是初識；並且有時她那微微蒼白的面孔戰慄着，似乎忍受着一種隱密的痛苦。

我問她道：『你疲倦了嗎？』

她回答說：「哼！我們丟開一切罷。」

她舉杯暢飲。她喝完一杯，就又斟滿一飲而盡，這樣接連着喝起來。

不久微紅的顏色上了她的面頰；並且她笑起來了。

我，我老早就愛你，我同她大口接着吻，我發現她不同街上一些女子們那樣凶惡，庸俗，粗野。我問她生活中的片斷。她回答道：「我的小朋友，這個與你沒有關係。」

唉！已經過了一點鐘了……

後來，睡覺的時候到了，正當我移動爐前的桌子時，她已經脫了衣服鑽入被窩。

我的鄰人們大聲喧噪，又笑又喝如同一些瘋子；我自己說：「我很痛快覺得這位美貌女子；我再工作不下去了。」

一聲長嘆使我回轉頭來，我問道：「你怎麼啦，我的貓兒？」她不回答，可是她接續着發出痛苦的嘆聲

來，好像她異常疼痛似的。

我又問道：「你覺得不舒服嗎？」

她忽然喊了一聲，破裂的一大聲。我趕緊跑去，手裏拿着一枝蠟燭。

她的面色因痛苦而變得很難看，她曲着兩手，喘着，從她的喉中發出些啞的呻吟，這些呻吟就像臨終時的喘氣並且使人心亂。

我驚惶了便問她道：「你到底怎麼啦？告訴我，你怎麼啦？」

她一聲不回答而且又呻吟起來。

鄰人忽然安靜了，細聽我家有什麼事情。

我重復說道：「你什麼地方疼，告訴我，你什麼地方疼？」

她喃喃地說：「唉！我的肚子裏！我的肚子裏！」我急忙掀起被子，我看見了：

她敢情是生產哩，朋友們。

我于是昏迷不知所措了；我趕緊跑到牆邊喊着用拳

使勁敲打：『救人來！救人來！』

房門開處，一羣人擁擠着進來，有衣冠齊楚的男子，有露着肩頸的婦女，還有身著白衣，頭戴土耳其式的高帽，和軍人裝飾的人們。這一搶進來使我那樣驚怖，我簡直莫明其妙了。

他們，他們以為是一件意外的變故，或許是一件命案，可是終不得明白。

我於是說道：『這是：這是：這位：這位婦人她：她生產了。』

於是衆人都查視她，各人發表他的意見。尤其是一位濟生會的長老自云懂得接生，願意幫助萬物。

他們都是昏憤糊塗好像些傻子。我恐怕他們要傷害她；我于是光着頭趕快下樓去請住在附近街巷的一位老醫生。

等到我同醫生回來了，屋裏的人們都站立起來；樓梯上的煤氣燈已經燃着了；所有樓上的居民都來到我的房間裏；四個在席的卸貨工人已經把我的香濱酒和對蝦

都吃完了。

這時候忽然有一個可怕的喊聲，一個乳婦拿到我面前一個盆子，裏面盛着一個皺紋的，摺疊的，呼噓的肉塊，同小貓似的叫着；她並且對我說：『這是個女孩』。

醫生審視了產婦後，猶疑的報告她的狀況，這意外之事是倉猝間發生在晚飯之後，他臨走時對我說他馬上就派一個看護婦和一個乳婦來。

兩個婦人一點鐘以後就來了，帶着一包裏藥料。我在躺椅上過了一夜，想起後事來便恐怖的了不得。

早晨醫生又來了。他瞧着病人很重。

他問我道：『你的夫人，先生：』

我打斷他的話道：『這不是我的夫人。』

他又說：『你的情婦，有什麼要緊。』他計算對她應該注意的，調理和藥品。

怎麼辦？打發這位可憐的女人到醫院去嗎？我無論在家裏，在外邊都是她的奴才。

我看護她。她臥在我的床上有六個月之久。

孩子呢？我把他送到布西的一個農夫家。每月還要費我五十個佛郎。自開始付起，到現在我還須繼續付一直到我死了為止。

並且，後來人都以為我是她的爸爸。

但是，為充滿了苦痛，等到這位女人痊愈後：她愛我……她十分的愛我。

——那末後來呢？

——後來呀，她削瘦得如同屋頂上的貓；我於是把這個在街上窺伺我，藏着看我經過，當晚上我出去時留住我為吻我的手，末後使我厭煩而瘋狂的枯骨拋棄到外邊。

就是因為這個，我所以永遠不想吃夜餐了！

蓮花落與洋掃地

洛卿

無聊，買到一本語絲「一三六」期，有周醉平的「三談蓮花落」，到引起一些興味，翻開辭源「申」字

七五張，有這樣一條：

蓮花落（通俗編）「五燈會元，俞道婆常隨衆參琅邪，一日聞丐者唱蓮花樂，大悟。則蓮花樂為丐者唱曲名，其亦已久」今通作蓮花落。

按通俗編是清翟灝撰，曾記歸莊的「萬古愁曲」也說起蓮花落，一說「蓮花落」即「魚家樂」的轉音，然而各地有各地的「蓮花落」，總之是乞丐唱的便是了，我還記得小的時候，聽到唱「蓮花落」的乞丐來了，便會高興得了不得，跟着乞丐去學，自然唱「蓮花落」的後面，一定是跟着大批的小孩，我不過其中的一個吧！不過我大人，是不許我去跟，不許我去學的，因為「蓮花落」是「討飯腔」。（我們寧波叫乞丐叫討飯的）他們來的大約是三人成一小組，一個挑擔，二個人是唱的，唱的人是扮小丑的臉，草圈子套在頭上，好似做雙簧的打扮，一個人拿鐵拐李的竹板，一個人拿一竹筒。竹筒去空，穿起了康熙銅錢，「七插，七插」有聲。唱的調兒，我還能記得一只。

「五月吓裏來，五端吓……陽，
蓮吓……之蓮之……蓮吓……

單刀匹馬關雲長……

煞拉拉之花，

過吓了五關斬六將吓，

蓮吓，……之蓮之蓮吓……

播鼓相會斬蔡陽吓……

煞拉拉之花吓，

一朶石榴……花。」

事實也並不見十分「下流」，不過因「蓮……之蓮之……蓮吓」，「煞拉拉之花呀」是「討飯腔」，所以是一般秀才先生們視為極端有關風化的。

除此以外，與這類相似的，有所謂「洋（？）掃地」，不過是一個人了，手裏拿一把掃帚，他開始唱的時候，先是發「都……得」這種聲音，繼着便唱：

「洋掃地，今年來掃掃，年成格外好，一把掃得東，
老板（老板即東家也）家裏起青龍，青龍拌米缸，

黃龍拌穀倉，一把掃得西……」

自然還有掃得南，掃得北，因為沒有把他的調兒學會，到現在還是遺憾。此外尚有所謂類似的「陸阿笑」，他開始是說「好笑好笑真好笑，名字會叫陸阿笑，……」末了了一句，總是說「一年四季賺元寶。」這種人我們在新正元旦的時候常常有來，大都是豈明先生的同鄉紹興人居多。不過近一二年來，這種人少見了，也許是道德化人的結果，足見世風也不見是日下的吧！

豈明先生：究竟還是北京可以隨便高興講幾句話，南方（共匪地方除外）都「革命化」了，要吃飯，第一要革命，第二要革命，第三還是革命。川島先生在此地編某報附刊，他想把語絲的「閒風」（想不出妥當的名詞）帶到湖上來，他是因為不談革命，沒有資格編輯了，叫我去試試，我為的幾隻「袁頭」，代庖了幾天，並不是一「拿他的帽子」，但是奉太上主筆的面諭，說對「共匪」欠反得利害，也撤差了。無聊之餘，就胡扯幾句。

僑韓瑣談

天行

八 華韓之間的愛惡

朝鮮人不必個個可愛，可也不必個個可惡。在這兒住下了三四個月，並沒有覺的他們怎樣可惡，也不能覺的又怎樣可愛；對於自家的中國人並未嘗增長多少親熱，或許還要添加若干厭恨。我所以說，我什麼地方都愛戀，而什麼地方也都嫉恨！

且放開個人的感情作用，來談談這裏華韓之間的愛惡。

在此地的華人有好幾種：

一種是國內無以謀生，到這裏來用自己的勞力找飯吃的勞働者。他們多半是山東半島上的老百姓，工匠和農人。

一種是想在此地發注子『洋財』的大掌櫃。他們也多半是山東人。

一種是爲了謀生，靠著不正當營業歛錢的浪蕩的男女。他們有的妻子賣淫，自己吃閒飯，有的販賣嗎啡鴉

片之類；有的用賭博騙錢。他們是什麼地方的人，我也沒調查，我也不想給多少工夫去調查。

大概山東人而外，也有天津，寧波，上海各處的人。然而最大的界限是『南北幫』。雖是同受韓人的侮辱，他們這界限却很分明。總之，華人到此地來的無一不是爲了『經濟』。

這世間的糾紛起在經濟的利害衝突上。每天由海口著陸的華人總有一千多人，分明來分潤他們土著的利益的，我想這是華韓人民感情上只惡不愛的大原因。至於什麼胡清不胡清的問題，當是屬於他們知識界的成見，一般爲生活逼著勞苦的人不會想到這個。華人方面，第一種人老實規矩，受得苦，耐得辱，生活習慣表現的不大進步，因而示人以可欺。第二種人却是一個最會賺錢的『狐狸』，他們那種狡獪給人的印象也不得十分好。第三種人固然教人輕視，他們生活反較前二種人似闊綽些；假使文明程度失了他的內容充實精神，自然只有物質的闊綽，所以華人在此衣履稍『文明』的，韓人看來

簡直「金玉其外而敗絮其中」。如此，韓人心目中的華人，生活較苦的是與可以任他捏搓的勞働者一樣，生活較優的是與「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浪蕩男女一樣，不然也都是些「錢錐子」的「姦」（朝鮮「奸」字屬於男女之事，）商。

就我看見的華人的街道自然可以不忘記如在更遠的海外被人家恥笑的「唐人街」。華夏的「國粹」呵！不論他們服飾的不潔而不美，就是一些陳設（這是以中華料理店作例），也都顯得醜與拙。他們掛了許多黃浦灘上畫匠想像的「美」人，使得一切的人以為除了小腳鴉片以外還有不美的美人。中國的藝術在海外並不是一年度上東京展覽的東西給人讚美，却是陳舊到十年八年的香煙月份牌上的美人給人玩笑。我於是想到到中國吸收經濟的香烟公司冒造的中國畫反給中國人當做自家寶貝，不禁為「藝術運動」家嘆一口氣。這些地方，關於生活習慣，大部分「小中華」的韓人並不會對華人有什麼非笑，因為他們怕還要不高明。例如，我所得到的朝鮮

人家的書籍，沒有不是一股特別氣味薰得人要嘔；藏書的都算他們的「雅人」了，却已是又臭又辛的了！

韓人與華人感情到這樣的壞，以至於——

一 一見到華人就尋衅，或是故意碰打，或是故意嘲罵。

二 偏僻胡同裏的華人走路，往往遭打；罵「媽啦格口」是家常便飯。

三 中華料理店常有喝醉的韓人罵吵，不給飯價。這竟出吾人「意表之表」！我平和（或者他方面以為偏頗）的說，朝鮮人除了那些「不逞」的，其餘的都算「太逞」了。他們有悠久的附庸的歷史地位，再加上新近的厚重的負載，所以大部分變成好貪小惠的習氣。奴隸得到一絲一毫的好處便比什麼都要高興，感激涕零的頌念他主人的恩惠；他因此也很喜歡做別人的主人，大概是想著他的奴隸可以如他對主人一般的恭順馴伏於他。華人却是世界上一切主人的以及奴隸的奴隸嗎！可是我有一點可喜：華人實在沒有勇氣想做人的主人，縱然國

中那些做主人的人架子擺得十足。這是我的偏見，華人似乎無論什麼都很舒緩，所謂「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的態度。

舒緩的利害是另一問題。舒緩的背影，我想有兩層：一則可嘆，自家沒力量，只好忍隱；一則可幸，不依靠任何主人，撒那奴隸的可憐的野橫。關於積極的將來，我希望愛「祖國」的「志士」以及有政權「御用」的「智識階級」，在他們的救國或安國的大計之中，屬於「教育」和「外交」的政務裏，別忘了這裏有些自討其辱以及橫遭其辱的祖國的兒孫！這消極的華韓人民感情上的愛惡，我只有說是人類畛域的不幸；這不幸是經濟上的問題，想來是不錯的。我十二分的看透這並不足為華韓人民精神上的愛惡之根據。但也願這一種不幸莫再像因為「尊華攘胡」的關係，演出比過去更慘的歷史；——胡人在今日的中國可憐極了，雖然還有在作怪

的。

但是目前事實中華韓人民感情上的相惡，以及理想

中華韓人民精神上的相愛，恰是「共榮共存」的「東亞主義」之表面及裏面。

七，十，京城霖雨期中。

隨感錄

五 穿裙與不穿裙

起明

在福建的友人寫信給我，有這一節話：

「福州市黨部婦女運動委員會近日發出一個佈告，其條文如下：

一，凡婦女年十六歲以上五十歲以下者，出門一律穿裙。

二，勞動婦女因工作關係准其不必穿裙，惟須衣長及膝。

三，凡屬娼妓，概不許其穿裙，以示區別。

前二條出于維持禮教，自然是千對萬對，不會有錯的；不過我看第三條總覺特別刺眼。在北京時候一看見不許穿裙的娼妓，心中常是難過。她們有的被環境所

逼，做這傷心的生涯，而社會一定要她們無論走到什麼地方都帶着這受侮辱的記號，使她們不能夠有一分鐘忘記了自己的卑賤的職業，時時刻刻受人輕視。這真是社會對孱弱婦女最殘忍的手段。當美洲初有英國人的時候，清教徒勢力極大，凡是丈夫不在家而同人偷情被發覺的女人，終身要在胸前挂一個A字，即「淫婦」(Adulteress)的標記。後來大文學家霍桑(Hawthorne)做一部小說叫做紅字(The Scarlet Letter)，就是說這事情。我希望口口聲聲說革命文學的人也做些這種的文字，雖然我並不希望他們有紅字這麼好的傑作。讓我借神秘詩人勃來克(William Blake)的詩句來批評這事一下。

我聽見夜半街上，

青年娼婦的詛咒，

枯了初生嬰兒的眼淚，

降禍于婚儀的花轎。」

我讀了這一節信，不禁深切地感到現在中國還是有

產階級道德跋扈的時代，即使是在三民主義高唱入雲的什麼地方。這個證據便在現代中國人對於裙與娼妓的觀念之一致，無論他們是三民或四民主義的信徒。有產階級道德的精義有兩點，即男子中心與金錢萬能，所以婦女在他們眼中乃是貨物。以其可貨也，故或珍重之，因有為我所專有之可能，但亦或賤視之，則因又可為人所共有也。由前者言之，婦女應「一律穿裙」，由後者言之，則娼妓自應「概不許其穿裙」耳。男子重視女裙，固與性的崇拜有關，但在此處則以佔有欲為主，李翌翁在閒情偶寄中說得最為明白：「婦人之異于男子全在下體，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其所以為室者，只在幾希之間耳；掩藏秘器，愛護家珍，全在羅裙幾幅，可不豐其料而美其制，以貽采葑采菲者誚乎？」我們熟讀此文，便覺得福州市黨部婦女運動委員的命令的意義不很難于理解了。假道學大抵是色情感覺很強的，他們對於女性所注意的只是第一性的特徵以及第二性的特徵——乳房，南北官憲干涉女子服裝，其用意無非在防止此二部

及其附屬地帶之露出。以前江蘇教育會諸公之禁止短袖衫袴呈文，天津名流之質問跳舞公函，都是上好資料，可惜查不着了，近來北方軍警維持風化，出有禁令，錄存四句，至可珍貴，其詞曰，「短袖臨風，高裾映日，肌膚隱露，肘腕橫陳，」可以知矣。七月七日北京日本漢文報順天時報載「游園客飽覽曲綫美」一則，有副題二行曰：

賣俏淫娃露膝袒胸恣譁浪

無情警士焚琴煮鶴太冬烘

文中敘述因着短袖衣被捕之女子有這樣一節：「且見該少婦赤露雙臂胸背迄至膝上，僅着一件坎肩式之玻璃紗衣服，胸乳畢現，並無穿褲，足登高跟底花皮鞋，穿過膝長腰襪，成爲半裸體之形狀，」看他們津津有味地敘述，可以知道注意之所在。南北中日的人意見都是一樣，好像是東方文明之所在，其實却不盡然，有產階級道德風靡當世，故有如是情形，並不限于一地。所可異者，日本漢文報記者特痛心于中國時髦婦女之「並無穿

褲」，筆誅墨伐，而再而三，揆諸鄉隣有關者披髮纓冠而往救之義，固然很可感佩，但我亦希望該記者等留一點自省的工夫，毋太專心于耘人之田也。

福州市黨部不准娼妓穿裙，照李翌翁的話的反面來講，理由的確是十分充足的。但另一方面也根據于「正義」罷，覺得這些「無恥婦女」實在可惡，非重重地懲戒她們一下不可，這是道學家與有產階級的普通意見。一九二一年十月中報載上海捕房關於禁娼會發表過同樣的議論，我就寫了一篇小文，題曰資本主義之禁娼，中間有這幾句話：

「原來娼妓制度之存在，完成由于這班「無恥婦女」的自己願意去消遣似地做這事情。我真覺得詫異，她們爲什麼不坐在家裏舒舒服服地吃白米飯，却要去作這樣「無恥」的行爲，壞亂我們善良的風俗？真應該嚴辦才好。古時有一個皇帝，問沒有飯吃的災民「何不食肉糜？」我也要替中產階級對於此等「無恥婦女」詰問一聲。」

福州市黨部當然是信奉三民主義的，三民裏也有民

生這一部分，但委員諸君似乎終未了然賣淫與經濟制度的關係，仍以爲是無恥婦女的情願，與上海捕房的意見相像。既然是管婦女運動的事，對於婦人問題似不可不稍有所了解，這才設施起來有點新氣象，當得革命的稱號，（雖然段祺瑞章士釗也曾自稱革命政府，）照現在這種情形，穿裙不穿裙的規定，京津軍警即優爲之，以此曰婦女運動，則安國軍治下的婦女運動亦已發達，過于東南遠矣。七月二十日，于北京。

六 追沙鳥

作人先生：

近日老是在村中的大河中追沙鳥，近又在城中住幾天，明日就又下鄉，因在城中太閒悶了。在鄉還要自己親手做飯，還要借柴借米，但亦非絕對的不能忍。早就想照像給你，奈太照不好，故止，我的好友口口在漢口，也說給我像片，也沒寄給我。他來信說；以窮苦爲高尚，是資本者的殺意的禮貌的話，是其人的惡卑的掩弱的手段。我回信說；口口口真有味呵，他寄我照片，

寄我語絲報，寄我些飄逸的信。

他又說：我現在對於一切理想的美非常失望，黃鶴樓，滕王閣我都見過了，平平而已。我回信說；你爲什麼到那裏去找美呢，我老早就沒希望這類的地方美，所以現在也不失望，我以爲一個街，一朵花，一塊石，只要新生而美麗就是美妙，爲何必到黃鶴樓去碰晦氣釘子呢？

他又說；我知道你的窮苦，連郵票錢都沒有，但這是窮苦的明星，他說窮苦是藝術的明星。我說，對於明星還沒覺出，不敢多說，但覺很窘，再者窮苦另有一件好處，就是借此可以知到別人窮苦的悽慘，尤其是窮苦人的小孩。還有口口這人因有愛人故到南方，我說給你，你可別說給人，他現在正在着迷，寄我的詩上有「青年如流，不得相會」之意，我答說，你沉溺可，但不可頹廢，頹廢不是一個有勇的愛人的行爲。合愛人和好，共居於幽山麗海之間，有幽美之花園，生活富足，若不能擺去單調，造成生活新奇的不息變思，恐亦不如

窮人漂泊而思慕愛人好。他沒話可說，回信說：但亦有不得所愛而沉落的人在世上，至於俗夫紅帳共臥之主意則不足論也。這些事你聽了一定有味，我想說說叫你知道我們的故事也是好的。

我現在見的奸滑合卑惡更多了，所以更憎世，但因之也更愛世，對於有點真摯合美情的人即非常親愛，這些可愛的人多為奸滑所用為奴隸，因之像我的腿上生了瘡的不平安。近日又在失眠，雖是用力擺脫，但亦無用，每飯只吃一煎餅，瘦病如鬼，但我又強橫的很有時有了工作，煩悶減少，則非常有勁，但在這境地中得意的事很少，除了在村中的河中追沙鳥以外。

燕燕，七月七日，于泰安。

七 又是順天時報

徐步

未下電車你可以看見公園門口五彩燦爛的牌樓，使你疑惑是又有什麼國慶大典，然而花堆的四個大字却是「順天時報」。

在死氣沈沈的北京，竟有人出來替我們開中學成績

展覽會，我們當然要隨喜隨喜。

這天陳列的是字畫，字體歐柳顏趙，漢隸魏碑，無美不備，真難為十七八歲以下的中學生們，假設非贗品的話。其中崇德中學，貝滿女學，大出其風頭，成績的數量多，質量美，更使我們佩服教會學校之認真。

非順天時報不能開此盛會，非一般迎合順天時報心的老爺們，不能使他的子弟供給展覽品。可見事非偶然。北京的教育家們呀！你們不能辦的事，順天時報替你們辦了，還不快來謝謝？

順天時報再進步，可以干涉各校的行政，替我們中國辦教育了，報館門口，除了順天時報館的木匾，可以再掛上一個「包辦中國教育的總機關」牌子。

然而我要問：「順天時報是何人辦的？她開這個會有什麼目的？」希望愛國的國民，仔細想想。

七月十九日，北大三齋。

整頓學風令彙編

斯文生

一 臨時執政令

邇來學風不靖 屢起變端 一部分不職之教職員 與曠課滋事之學生 交相結託 破壞學紀 以致師生大多數之循分爲學者大被侵擾 無以自安 既懷斯文將喪之憂 更深賊夫人子之痛 國家設學 成效如斯 咎將誰歸 寧可不察 本執政行能無似 導誘未周 念血氣之方剛 冀迷途之不遠 教育爲國本所託 中央乃政令之源 諸生如此恣肆 尙復成何事體 用特明白曉示 自後無論何校 不得再行借故滋事 並責成教育部 擬具條規 認真整飭 不隨不激 期於必行 倘有故釀風潮 蔑視政令 則火烈水懦之喻 孰殺誰嗣之謠 前例具存 所宜取則 本執政敢先父兄之教 不博寬大之名 依法從事 決不姑貸 其凜遵焉 此令

中華民國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二 大元帥令

國家興學要旨 原期陶鑄通才 納民軌物 故雖淪能澹智 與時維新 而道德綱維 亘古不易 近歲以來 詐

變日殷 異說蜂起 青年學子 識力未定 往往厭故喜新 潰決藩籬 弁髦禮教 甚且莠言亂政 植黨營私 悖戾囂張 罔知所屆 若長此放任 不加整飭 何以正人心而定民志 本大元帥忝膺重寄 目擊時艱 懼國本之動搖 憫斯文之將喪 因思教育實百年樹人至計 中央爲四方觀聽所歸 果能崇正黜邪 法行自近 不難轉移運會 樹之風聲 其學制應如何更新 校規應如何改善 教材應如何甄擇 士行應如何敦勵 至教育基金尤應明白確定 以奠基礎 著教育部妥擬條規 重申訓誡 責成各學校切實整理 並咨行各省區一體力行 務使士習胥端 學風丕變 四維咸凜 三育兼施 庶幾上理克臻 人文蔚起 本大元帥有厚望焉 此令

中華民國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案，本刊於去年三一八時代彙刊張賈章諸公整頓學風文件，閱者稱便，此二大令代表北方正統思想，在民國教育史料上極有價值，誠恐日久散佚，特再彙錄於此，以備將來修教育史者之采擇焉。民國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京兆斯文生謹識。